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宋書卷四十三 四十四

詳校官編修臣李潢

洗馬臣王坦修覆勘

覆校官助教臣金學詩

校對官助教臣黄昌禔

謄録監生臣師道隆

宋書卷四十三

梁　沈約　撰

列傳第三

徐羨之　傅亮　檀道濟

徐羨之字宗文東海郯人也祖寧尚書吏部郎江州刺史未拜卒父祚之上虞令羨之少為王雅太子少傅主簿劉牢之鎮北功曹尚書祠部郎不拜桓修撫軍中兵

曹參軍與高祖同府深相親結義旗建高祖版為鎮軍參軍尚書庫部郎領軍司馬與謝混共事混甚知之補琅邪王大司馬參軍司徒左西屬徐州别駕從事史太尉咨議參軍義熙十一年除鷹揚將軍琅邪内史仍為大司馬從事中郎將如故高祖北伐轉太尉左司馬掌留任以副貳劉穆之初高祖議欲北伐朝士多諫唯羨之默然或問何獨不言羨之曰吾位至二品官為二千石志願久充今二方已平拓地萬里唯有小羌未定而

公寢食不忘意量乖殊何可輕豫劉穆之卒高祖命以羨之爲吏部尚書建威將軍丹陽尹總知留任甲仗二十人出入轉尚書僕射將軍尹如故十四年大司馬府軍人朱興妻周坐息男道扶年三歲先得癇病周因其病發掘地生埋之爲道扶姑女所告正周棄市刑羨之議曰自然之愛虎狼猶仁周之凶忍宜加顯戮臣以爲法律之外故尚弘物之理母之即刑由子明法爲子之道焉有自容之地雖伏法者當罪而在宥者靡容愚謂

可特申之遐裔從之高祖踐阼進號鎮軍將軍加散騎常侍上初即位思佐命之功詔曰散騎常侍尚書僕射鎮軍將軍丹陽尹徐羨之監江州豫州之西陽新蔡諸軍事撫軍將軍江州刺史華容侯王弘散騎常侍護軍將軍作唐男檀道濟中書令領太子詹事傅亮侍中中領軍謝晦前左將軍江州刺史宜陽侯檀韶使持節雍梁南北秦四州荊州之河北諸軍事後將軍雍州刺史關中侯趙倫之使持節督北徐兖青三州諸軍事征虜

將軍北徐州刺史南城男劉懷慎散騎常侍領太子左衞率新淦侯王仲德前冠軍將軍北青州刺史安南男向彌左衞將軍灄陽男劉粹使持節南蠻校尉佷山子到彥之西中郎司馬南郡宜陽侯張劭參西中郎將軍事建威將軍河東太守資中侯沈林子等或忠規遠謀扶讚洪業或肆勤樹績弘濟艱難經始圖終勳烈惟茂並宜與國同休饗兹大賚羡之可封南昌縣公弘可華容縣公道濟可改封永修縣公亮可建城縣公晦可武

昌縣公食邑各二千戶韶可更增邑二千五百戶仲德可增邑二千二百戶懷慎彦之各進爵為侯粹改封建安縣侯並增邑為千戶倫之可封霄城縣侯食邑千戶劭可封臨沮縣伯林子可封漢壽縣伯食邑六百戶開國之制率遵舊章羨之遷尚書令揚州刺史加散騎常侍進位司空録尚書事常侍刺史如故羨之起自布衣又無術學直以志力局度一旦居廊廟朝野推服咸謂有宰臣之望沈密寡言不以憂喜見色頗工奕棊觀戲

常若未解當世倍以此推之傅亮蔡廓常言徐公曉萬事安異同高祖不豫加班劒三十人宮車晏駕與中書令傅亮領軍將軍謝晦鎮北將軍檀道濟同被顧命少帝詔曰平理獄訟政道所先朕哀荒在疚未堪親覽司空尚書令可率衆官月一決獄帝後失德羨之等將謀廢立而廬陵王義眞輕動多過不任四海乃先廢義眞然後廢帝時謝晦為領軍以府舍内屋敗應治悉移家人出宅聚將士於府内鎮北將軍南兗州刺史檀道濟

先朝舊將威服殿省且有兵衆召使入朝告之以謀事將發道濟入宿領軍府中書舍人邢安泰潘盛為内應其日守閤道濟領兵居前羨之等繼其後由東掖門雲龍門入宿衛先受處分莫有動者先是帝於華林園為列肆親自酤賣又開瀆聚土以像破岡率左右唱呼引船為樂是夕寢於龍舟在天淵池兵士進殺二人又傷帝指扶帝出東閤收璽綬羣臣拜辭衛送故太子宫遷於吳郡侍中程道惠勸立第五皇弟義恭羨之不許遣

使殺義真於新安殺帝於吳縣時為帝築宮未成權居金昌亭帝突走出昌門追者以門關擊之倒地然後加害太祖即阼進羨之司徒餘如故改封南平郡公食邑四千戶固讓加封有司奏車駕依舊臨華林園聽訟詔曰政刑多所未悉可如先二公推訊元嘉二年羨之與左光禄大夫傅亮上表歸政曰臣聞元首司契運樞成務臣道代終事盡宣翼冕旒之道理絕於上皇拱已之事不行於中古故高宗不言以三齡為斷冢宰聽政以

再朞為節百王以降罔或不然陛下聖德紹興負荷洪
業億兆顒顒思陶盛化而聖旨謙挹委成羣司自大禮
告終鑽燧三改大明佇照逺邇傾屬臣等雖率誠屢聞
未能仰感敢藉品物之情謹因蒼生之志伏願陛下逺
存周文日昃之道近思皇室締構之艱時攬萬機躬親
朝政廣闢四聰博詢庶業則雍熙可臻有生幸甚上未
許羨之等重奏曰近寫下情言為心聲奉被還詔鑒許
未回豈惟愚臣秉心有在詢之朝野人無異議何者形

風四方寔繫王德一國之事本之一人雖世代不同時
殊風異至於主運臣贊古今一揆未有渾心委任而休
明可期此之非宜布自遐邇臣等荷遇二世休慼以均
情為國至豈容順默重披丹心冒昧以請上猶辭羡之
等又固陳曰比表披陳辭誠俱盡詔旨沖遠未垂聽納
三復屏營伏增憂歎臣聞克隆先構幹蠱之盛業昧旦
丕顯帝王之高義自皇宋創運英聖有造殷憂未闋艱
恐仍纏賴天命有底聖明承業時屯國故猶在民心太

山之安未易可保昬明隆替繫在聖躬斯誠周詩夙興之辰殷王待旦之日豈得無為拱已復玄古之風邃巡虛挹徇匹夫之事伏願以宗廟為重百姓為心弘大業以嗣先軌隆聖道以增前烈愚瞽所獻情盡於此上乃許之羨之仍遜位退還私第兄子佩之及侍中程道惠吳興太守王韶之等並謂非宜敦勸甚苦復奉詔攝任三年正月詔曰民生於三事之如一愛敬同極豈惟名教況乃施侔造物義在加隆者乎徐羨之傅亮謝晦皆

因緣之才荷恩在昔擢自無聞超居要重卵翼而長未足以譬永初之季天禍横流大明傾曜四海遏密實受顧託任同負圖而不能竭其股肱盡其心力送往無復言之節事居闕忠貞之効將順靡記匡救蔑聞懷寵取容順成失德雖末因懼禍以建大策而逞其悖心不畏不義播遷之始謀肆酖毒至止未幾顯行怨殺窮凶極虐荼酷備加顛沛皂隸之手告盡逆旅之館都鄙哀愕行路飲涕故廬陵王英秀明遠徽風夙播魯衛之寄朝

野屬情義之等暴蔑求專忌賢畏逼造搆貝錦成此無端罔主蒙上橫加流屏矯誣朝旨致茲禍害寄以國命而翦為仇讎旬月之間再肆酖毒痛感三靈怨結人鬼自書契以來棄常安忍反易天明未有如斯之甚者也昔子家從弑鄭人致討宋肥無辜蕩澤為戮況逆亂倍於往釁情痛深於國家此而可容孰不可忍即宜誅殛告謝存亡而于時大事甫爾異同紛結匡國之勳實著莫大之罪未彰是以遠酌民心近聽輿訟雖欲討亂慮

或難圖故忍戚含哀懷恥累載每念人生實難情事未展何嘗不顧影慟心伏枕泣血今逆臣之釁彰暴遐邇君子悲情義徒思奮家讎國恥可得而雪便命司寇肅明典刑晦據有上流或不即罪朕當親率六師為其遏防可遣中領軍到彥之即日電發征北將軍檀道濟絡驛繼路符衛軍府州以時收翦已命征虜將軍劉粹斷其走伏罪止元凶餘無所問感惟永往心情崩絶氛霧既袪庶幾治道爾且詔召羨之行至西明門外時謝晦

弟瓛子肖反為黄門郎正直報亮云殿内有異處分亮馳報羡之羡之回還西州乘内人問訊車出郭步走至新林入陶竈中自剄死時年六十三羡之初不應召上遣中領軍到彦之右衛將軍王華追討羡之死野人以告載尸付廷尉子喬之尚高祖第六女富陽公主官至竟陵王文學喬之及弟乞奴從誅初羡之年少時嘗有一人來謂之曰我是汝祖羡之因起拜之此人曰汝有貴相而有大厄可以錢二十八文䤵宅四角可以免灾過

此可位極人臣後羡之隨親之縣任在縣内嘗暫出而
賊自後破縣縣内人無免者雞犬亦盡唯羡之在外獲
全隨從兄履之為臨海樂安縣嘗行經山中見黑龍長
丈餘頭有角前兩足皆具無後足曳尾而行及拜司空
守闕將入彗星晨見危南又當拜時雙鸛集太極東鴟
尾鳴喚兄子佩之輕薄好利高祖以其姻戚累加寵任
為丹陽尹吳郡太守景平初以羡之秉權頗豫政事與
王韶之程道惠中書舍人邢安泰潘盛相結黨與時謝

晦久病連灸不堪見客佩之等疑其託疾有異圖與韶之道惠同載詣傅亮稱羡之意欲令亮作詔誅之亮答以為已等三人同受顧命豈可相殘戮若諸君果行此事便當角巾步出掖門耳佩之等乃止羡之既誅太祖特宥佩之免官而已其年冬佩之又結殿中監茅亨謀反并告前寧州刺史應襲以亨為兖州襲為豫州亨密以聞襲亦告司徒王弘佩之聚黨百餘人殺牛犒賜條牒時人並相署置期明年正會於殿中作亂未及數日

收斬之

傅亮字季友北地靈州人也祖咸司隷校尉父瑗以學業知名位至安成太守瑗與郗超善超嘗造瑗瑗見其二子廸及亮亮年四五歲超令人解亮衣使左右持去初無吝色超謂瑗曰卿小兒才名位宦當遠踰於兄然保家傳祚終在大者廸字長猷亦儒學官至五兵尚書永初二年卒追贈太常亮博涉經史尤善文詞初為建威參軍桓謙中軍行參軍桓𤣥篡位聞其博學有文采

選為秘書郎欲令整正秘閣未及拜而玄敗義旗初丹陽尹孟昶以為建威參軍義熙元年除員外散騎侍郎直西省典掌詔命轉領軍長史以中書郎滕演代之亮未拜遭母憂服闋為劉毅撫軍記室參軍又補領軍司馬七年遷散騎侍郎復代演直西省仍轉中書黃門侍郎直西省如故高祖以其久直勤勞欲以為東陽郡先以語迪迪大喜告亮亮不答即馳見高祖曰伏聞恩旨賜擬東陽家貧忝祿私計為幸但憑廕之願實結本心

乞歸天宇不樂外出高祖笑曰謂卿之須禄耳若能如此甚協所望會西討司馬休之以為太尉從事中郎掌記室以太尉參軍羊徽為中書郎代直西省亮從征關洛還至彭城宋國初建令書除侍中領世子中庶子從中書令領中庶子如故從還壽陽高祖有受禪意而難於發言乃集朝臣燕飲從容言曰桓玄暴篡鼎命已移我首唱大義復興皇室南征北伐平定四海功成業著遂荷九錫今年將衰暮崇極如此物戒盛滿非可久安

今欲奉還爵位歸老京師羣臣唯盛稱功德莫曉此意日晚坐散亮還外乃悟吉而宫門已閉亮於是叩扉請見高祖即開門見之亮入便曰臣暫宜還都高祖達解此意無復他言直云須幾人自送亮曰須數十人便足於是即便奉辭亮即出已夜見長星竟天亮拊髀曰我常不信天文今始驗矣至都即徵高祖入輔永初元年遷太子詹事中書令如故以佐命功封建城縣公食邑二千户入直中書省專典詔命以亮任總國權聽於省

見客神虎門外每旦車常數百兩高祖登庸之始文筆皆是記室參軍滕演北征廣固悉委長史王誕自此後至于受命表策文誥皆亮辭也演字彦將南陽西鄂人官至黄門郎祕書監義熙八年卒二年亮轉尚書僕射中書令詹事如故明年高祖不豫與徐羡之謝晦並受顧命給班劍二十人少帝即位進為中書監尚書令景平二年領護軍將軍少帝廢亮率行臺至江陵奉迎太祖既至立行門於江陵城南題曰大司馬門率行臺百

僚詣門拜表威儀禮容甚盛太祖將下引見亮哭慟甚哀動左右既而問義眞及少帝廢本末悲號嗚咽侍側者莫能仰視亮流汗沾背不能答於是布腹心於到彥之王華等深自結納太祖登阼加散騎常侍左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本官悉如故司空府文武即為左光祿府又進爵始興郡公食邑四千戶固讓進封元嘉三年太祖欲誅亮先呼入見省內密有報之者亮辭以嫂病篤求暫還家遣信報徐羨之因乘車出郭門騎馬

奔趨廸墓屯騎校尉郭泓收付廷尉伏誅時年五十三

初至廣莫門上遣中書舍人以詔書示亮并謂曰以公

江陵之誠當使諸子無恙初亮見世路屯險著論名曰

演慎曰大道有言慎終如始則無敗事矣易曰括囊無

咎慎不害也又曰藉之用茅何咎之有慎之至也文王

小心大雅詠其多福仲由好勇馮河貽其苦箴虞書著

慎身之譽周廟銘陛坐之側因斯以談所以保身全德

其莫尚於慎乎夫四道好謙三材忌滿祥萃虛室鬼瞰

高屋豐屋有蔀家之災鼎食無百年之貴然而徇欲厚生者忽而不戒知進忘退者曾莫之懲前車已摧後鑾不息乘危以庶安行險而徼幸於是有顛墜覆亡之禍殘生夭命之釁其故何哉流溺忘反而以身輕於物也故昔之君子同名爵於香餌故傾危不及思憂患而豫防則鍼石無用洪流壅於涓涓合拱挫於纖蘖介焉是式色斯而舉悟高鳥以風逝鑑醴酒而捉紱夫豈繳着而後謀通患結而後思復云爾而已哉故詩曰愼爾侯

度用戒不虞言防萌也夫單以營內喪表張以治外失中齊秦有守一之敗偏恃無無濟之功冰炭滌於胷心巖牆絶於四體夫然故形神偕全表裏寧一營魄內澄百骸外固邪氣不能襲憂患不能及然可以語至而言極矣夫以嵇子之抗心希古絶羈獨放五難之根既拔立生之道無累人患殆乎盡矣徒以忽防於鍾呂肆言於禹湯禍機發於豪端逸翮鎩於衆舉觀夫貽書良友則匹厚味於甘酖闕八字其懼患也若無

轡而乘奔其慎禍也猶履冰而臨谷或振褐高樓揭竿獨往或保約違豐安于卑位故漆園外楚忌在龜犧商洛遐遯畏此駟馬平仲辭邑殷鑒於崔慶張臨挹滿灼戒乎桑霍若君子覽茲二塗則賢鄙之分既明全喪之實又顯非知之難慎之惟難慎也者言行之樞管乎夫據圖揮刄愚夫弗爲臨淵登峭莫不惴慄何則害交故慮篤患切而懼深故詩曰不敢暴虎不敢馮河慎微之謂也故庖子涉族怵然爲戒差之一毫弊猶如此況乎

觸害犯機自投死地禍福之具內克外斥陵九折於邛
僰泛衝波於呂梁傾側成於俄頃性命哀而莫救嗚呼
嗚呼故語有之曰誠能慎之福之根也曰是何傷禍之
門爾言慎而已矣亮布衣儒生僥幸際會既居宰輔兼
總重權少帝失德內懷憂懼作感物賦以寄意焉其辭
曰余以暮秋之月述職內禁夜清務隙遊目藝苑于時
風霜初戒蟄類尚繁飛蛾翔羽翩翾滿室赴軒幌集明
燭者必以燋滅為度雖則微物矜懷者久之退感莊生

異鵲之事與彼同迷而忘反鑒之道此先師所以鄙智及齊客所以難日論也悵然有懷感物興思遂賦之云爾在西成之暮晷肅皇命於禁中聆蜻蛚於前廡鑒朗月於房櫳風蕭瑟以陵幌霜皚皚而被墉怜鳴蜩之應節惜落景之懷東嗟勞人之萃感何夕永而慮充眇今古以遐念若循環之無終詠倚相之遺矩希董生之方融鑽光燈而散袠温聖哲之遺蹤墳素杳以難暨九流紛其異封領三百於無邪貫五千於有宗考舊聞於前

史訪心跡於汙隆豈夷阻之在運將全喪之由躬遊翰林之彪炳嘉美手於良工辭存麗而去穢旨既雅而能通雖源流之深浩且揚搉而發蒙習習飛蚋飄飄纖蠅緣幌求隙望爓思陵糜蘭膏而無悔赴朗燭而未懲瞻前軌之既覆忘改轍於後乘匪微物之足悼悵永念而摘膺彼人道之為貴參二儀而比靈禀清曠以授氣修緣督而為經照安危於心術鏡纖兆於未形有徇末而捨本或耽欲而忘生碎隨侯於微爵捐所重而要輕矧

昆蟲之所昧在智士之猶嬰悟雕陵於莊氏幾鑒濁而迷清仰前修之懿軌知吾跡之未弁雖宋元之外占曷在予之克明豈知反之徒爾喟投翰以增情初奉迎大駕道路賦詩三首其一篇有悔懼之辭曰夙櫂發皇邑有人祖我舟餞離不以幣贈言重琳球知止道攸貴懷禄義所尤四壯倦長路君轡可以收張邴結晨軌疏董頓夕轉東隅誠已謝西景逝不留性命安可圖懷此作前修敷衽銘篤誨引帶佩嘉謀迷寵非予志厚德良未

訓撫躬愧疲朽三省慚爵浮重明照蓬艾萬品同率由忠誥豈假知式微發直謳亮自知傾覆求退無由又作辛有穆生董仲道讚稱其見微之美長子演祕書郎先亮卒演弟悝湛逃亡湛弟都徙建安郡世祖孝建之中並還京師

檀道濟高平金鄉人左將軍韶少弟也少孤居喪備禮奉姊事兄以和謹致稱高祖創義道濟從入京城參高祖建武軍事轉征西討平魯山禽桓振除輔國參軍南

陽太守以建義勲封吴興縣五等侯盧循冦逆羣盜互起郭寄生等聚作亂以道濟為揚武將軍天門太守討平之又從劉道規討桓謙荀林等率厲文武身先士卒所向摧破及徐道覆來逼道規親出拒戰道濟戰功居多遷安遠護軍武陵内史復為太尉參軍拜中書侍郎轉寧朔將軍參太尉軍事以前後功封作唐縣男食邑四百户補太尉主簿諮議參軍豫章公世子為征虜將軍鎮京口道濟為司馬臨淮太守又為世子西中郎司

馬梁國內史復為世子征虜將軍司馬加冠軍將軍義熙十二年高祖北伐以道濟為前鋒出淮肥所至諸城戍望風降服進剋許昌獲偽寧朔將軍潁川太守姚坦及大將楊業至成皐偽兖州刺史韋華降逕進洛陽偽平南將軍陳留公姚洸歸順凡拔城破壘俘四千餘人議者謂應悉戮以為京觀道濟曰伐罪弔民正在今日皆釋而遣之於是戎夷感悦相率歸之者甚衆進據潼關與諸軍共破姚紹長安既平以為征虜將軍琅邪內

史世子當鎮江陵復以道濟為西中郎司馬持節南蠻校尉又加征虜將軍遷宋國侍中領世子中庶子兖州大中正高祖受命轉護軍加散騎常侍領石頭戍事聽直入殿省以佐命功改封永修縣公食邑二千戶徙為丹陽尹護軍如故高祖不豫給班劍二十人出監南徐兖之江北淮南諸郡軍事鎮北將軍南兖州刺史景平元年虜圍青州刺史竺夔於東陽城夔告急加道濟使持節監征討諸軍事與王仲德救東陽未及至虜燒營

焚攻具遁走將追之城内無食乃開窖取久穀窖深數丈出穀作米已經再宿虜去已遠不復可追乃止還鎮廣陵徐羡之將廢廬陵王義真以告道濟道濟意不同屢陳不可不見納羡之等謀欲廢立諷道濟入朝既至以謀告之將廢之夜道濟入領軍府就謝晦宿晦其夕竦動不得眠道濟就寢便熟晦以此服之太祖未至道濟入守朝堂上即位進號征北將軍加散騎常侍給鼓吹一部進封武陵郡公食邑四千户固辭進封又增督

青州徐州之淮陽下邳琅邪東莞五郡諸軍事及討謝
晦道濟率軍繼到彥之彥之戰敗退保隱圻會道濟至
晦本謂道濟與羨之等同誅忽聞來上人情兇懼遂不
戰自潰事平還都督江州之江夏豫州之西陽新蔡晉
熙四郡諸軍事征南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江州刺史
持節常侍如故增封千戸元嘉八年到彥之伐索虜已
平河南尋復失之金墉虎牢並沒虜逼滑臺加道濟都
督征討諸軍事率衆北討軍至東平壽張縣值虜安平

公乙旃眷道濟率寧朔將軍王仲德驍騎將軍段宏奮擊大破之轉戰至高梁亭虜寧南將軍濟州刺史壽昌公悉頰庫結前後邀戰道濟分遣段宏及臺隊主沈虔之等奇兵擊之即斬悉頰庫結道濟進至濟上連戰二十餘日前後數十交虜衆盛遂陷滑臺道濟於歷城全軍而反進位司空持節常侍都督刺史並如故還鎮尋陽道濟立功前朝威名甚重左右腹心並經百戰諸子又有才氣朝廷疑畏之太祖寢疾累年屢經危殆彭城

王義康處宮車晏駕道濟不可復制十二年上疾篤會索虜為邊寇召道濟入朝既至上間十三年春將遣道濟還鎮已下船矣會上疾動召入祖道收付廷尉詔曰檀道濟階緣時幸荷恩在昔寵靈優渥莫與為比曾不感佩殊遇思答萬分乃生懷疑貳履霜日久元嘉以來猜阻滋結不義不昵之心附下罔上之事固已暴之民聽彰於遐邇謝靈運志凶辭醜不臣顯著納受邪說每相容隱又潛散金貨招誘剽猾逋逃必至實繁彌廣日

夜伺隙希冀非望鎮軍將軍仲德往年入朝屢陳此迹
朕以其位居台鉉豫班河岳彌縫容養庶或能革而長
惡不悛凶慝遂遘因朕寢疾規肆禍心前南蠻行參軍
龐延祖具悉奸狀密以啓聞夫君親無將刑茲罔赦況
罪釁深重若斯之甚便可收付廷尉肅正刑書事止元
惡餘無所問於是收道濟及其子給事黄門侍郎植司
徒從事中郎粲太子舍人隰征北主簿承伯祕書郎遵
等八人並於廷尉伏誅又收司空參軍薛彤付建康伏

法又遣尚書庫部郎顧仲文建武將軍茅亨至尋陽收道濟子夷邕演及司空參軍高進之誅之薛彤進之並道濟腹心有勇力時以比蜀將關張初道濟見收脫幘投地曰乃復壞汝萬里之長城邕子孺乃被宥世祖世為奉朝請

史臣曰夫彈冠出里結組登朝道申於夷路運艱於險轍是以古人裴回於出處交戰乎臨岐若其任重於身恩結自主雖復據鼎承劍悠然不以存歿為懷當二公

受言西殿跪承顧託若使死而可再固以赴蹈爲期也及逢權定之期當震主之地甫欲攘抑後禍禦蔽身災使桐宮有卒迫之痛淮王非中霧之疾若以社稷爲存亡則義異於此但彭城無燕刺之釁而有楚英之戮若使一昆延歷亦未知定終所在也謝晦言不以賊遺君父豈徒言哉

宋書卷四十三

宋書卷四十三考證

徐羨之傳羨之等重奏曰近寫下情○近下一本有陳字

時謝晦弟皭為黃門郎○門下一本有侍字

傅亮傳霜鍠鍠而被墉○鍠鍠諸本俱訛湟湟今據傅亮集改正

詠侑相之遺矩○矩監本訛短今據傅亮集改正

宋書卷四十三考證

欽定四庫全書

宋書卷四十四

梁　沈約　撰

列傳第四

謝晦

謝晦字宣明陳郡陽夏人也祖朗東陽太守父重會稽王道子驃騎長史兄絢高祖鎮軍長史蚤卒晦初為孟昶建威府中兵參軍昶死高祖問劉穆之孟昶參佐誰

堪入我府穆之舉晦即命為太尉參軍高祖嘗訊囚其旦刑獄參軍有疾札晦代之於車中一鑑訊牒催促便下相府多事獄繫殷積晦隨問酬辯曾無違謬高祖奇之即日署刑獄賊曹轉豫州治中從事義熙八年土斷僑流郡縣使晦分判揚豫民戸以平允見稱入為太尉主簿從征司馬休之時徐逵之戰敗見殺高祖怒將自披甲登岸諸將諫不從怒愈甚晦前抱持高祖高祖曰我斬卿晦曰天下可無晦不可無公晦死何有㑹胡藩

已得登岸賊退走乃止晦美風姿善言笑眉目分明鬢髮如點漆涉獵文義朗贍多通高祖深加愛賞羣僚莫及從征關洛内外要任悉委之劉穆之遣使陳事晦往往措異同穆之怒曰公復有還時否高祖欲以為從事中郎以訪穆之堅執不與終穆之世不遷穆之喪問至高祖哭之甚慟晦時正直喜甚自入閤内參審穆之死問其日教出轉晦從事中郎宋臺初建為右衛將軍尋加侍中高祖受命於石頭登臺備法駕入宮晦領游軍

為驚備遷中領軍侍中如故以佐命功封武昌縣公食邑二千戶二年坐行璽封鎮西司馬南郡太守王華大封而誤封北海太守球版免晦侍中尋轉領軍將軍散騎常侍依晉中軍羊祜故事入直殿省總統宿衛三月高祖不豫給班劍二十人與徐羨之傅亮檀道濟並侍醫藥少帝即位加領中書令與羨之亮共輔朝政少帝既廢司空徐羨之録詔命以晦行都督荆湘雍益寧南北秦七州諸軍事撫軍將軍領護南蠻校尉荆州刺史

欲令居外爲援慮太祖至或用别人故遽有此授精兵舊將悉以配之器仗軍資甚盛太祖即位加使持節依本位除授晦慮不得去甚憂惶及發新亭顧望石頭城喜曰今得脱矣尋進號衛將軍加散騎常侍進封建平郡公食邑四千戸固讓進封又給鼓吹一部初爲荆州甚有自矜之色將之鎮詣從叔光禄大夫澹别澹問晦年晦答曰三十三澹笑曰昔荀中郎年二十七爲北府都督卿比之已爲老矣晦有愧色至江陵深結侍中王

華蕤以免禍二女當配彭城王義康新野侯義賓元嘉二年遣妻曹及長子世休送女還京邑先是景平中索虜爲寇覆没河南至是上欲誅羨之等并討晦聲言北伐又言拜景陵治装舟艦傅亮與晦書曰薄伐河朔事猶未已朝野之慮憂懼者多又言朝士多諫北征上當遣外監萬幼宗往相諮訪時朝廷處分異常其謀頗泄三年正月晦弟黄門侍郎皭馳使告晦晦猶謂不然呼諮議參軍何承天示以亮書曰計幼宗一二日必至傅

公慮我好事故先遣此書承天曰外間所聞咸謂西討已定幼宗豈有上理晦尚謂虛妄使承天豫立答詔啟草伐虜宜須明年江夏內史程道惠得尋陽人書言朝廷將有大處分其事已審使其輔國府中兵參軍樂冏封以示晦晦又謂承天曰幼宗尚未至若復二三日無消息便是不復來邪承天答曰詔使本無來理如程所說其事已判豈容復疑晦欲焚南蠻兵籍率見力決戰士人多勸發兵乃立幡戒嚴謂司馬庾登之曰今當自

下欲屈卿以三千人守城備禦劉粹登之曰下官親老在都又素無旅情計二三不敢受此旨晦仍問諸佐戰士三千足守城不南蠻司馬周超對曰非徒守城而已若有外寇可以立勲登之乃曰超必能辦下官請解司馬南郡以授即於坐命超為司馬建威將軍南義陽太守轉登之為長史南郡如故太祖誅羨之等及晦子新除祕書郎世休收瞬瞬子世平兄子著作佐郎紹等樂冏又遣使告晦徐傅二公及瞬等並已誅晦先舉羨之

亮袁次發子弟凶悶既而自出射堂配衣軍旅數從高
祖征討備覩經畧至是指揮處分莫不曲盡其宜二三
日中四逺投集得精兵三萬人乃奉表曰臣階縁幸㑹
蒙武皇帝殊常之眷外聞政事内謀帷幄經綸夷險毗
贊王業預佐命之勲膺河山之賞及先帝不豫導揚末
命臣與故司徒臣羨之左光禄大夫臣亮征北將軍臣
道濟等並升御牀跪受遺詔載貽話言託以後事臣雖
凡淺感恩自厲送往事居誠貫幽顯建營陽失德自絶

宗廟朝野岌岌憂及禍難忠謀恊契徇國忘巳援登聖
朝惟新皇祚陛下馳傳乘流曾不惟疑臨朝殷懃增崇
封爵此則臣等赤心巳亮於天鑒逺近萬邦咸達於聖
旨若臣等志欲専權不顧國典便當恊翼幼主孤背天
日豈復虛館七旬仰望鸞旗者哉故廬陵王於營陽之
世屢被猜嫌積怨犯上自貽非命天祚明德屬當昌運
不有所廢將何以興成人之美春秋之高義立帝清館
臣節之所司耿弇不以賊遺君父臣亦何負於宋室邪

況釁結閫牆禍成畏逼天下耳目豈伊可誣臣忝居藩任乃誠匪懈為政小大必先啟聞糾剔羣蠻清夷境內分留弟姪並侍殿省陛下聿遵先志申以婚姻童稚之目猥荷齒召薦女遷子合門相送事君之道義盡於斯臣義之總錄百揆翼亮三世年耆乞退屢抗表疏優旨綢繆未垂順許臣亮管司喉舌恪虔夙夜恭謹一心守死善道此皆皇宋之宗臣社稷之鎮衛而讒人傾覆妄生國釁天威震怒加以極刑并及臣門同被孥戮雖未

知臣道濟問推理即事不容獨存先帝顧託元臣翼命之佐勤於佞邪之手忠貞匪躬之輔不免夷滅之誅陛下春秋方富始覽萬機民之情偽未能鑒悉王弘兄弟輕躁昧進王華猜忌忍害規弄威權先除執政以逞其欲天下之人知與不知孰不為之痛心憤怨者哉臣等見任先帝垂二十載小心謹慎無纖介之愆伏事甫爾而嬰若斯之罪若非先帝謬於知人則為陛下未察愚款臣去歲末使反得朝士及殿省諸將書並言嫌隙已

成必有今日之事臣推誠仰期罔有二心不圖姦回潛
遘理順難恃忠賢隕朝愚臣見襲到彦之蕭欣等在近
路昔白公稱亂諸梁嬰胄惡人在朝趙鞅入伐臣義均
休戚任居分陝豈可顛而不扶以負先帝遺旨輒率將
士繕治舟甲須其自送投袂撲討若天祚大宋卜世靈
長義師克振中流清蕩便當浮舟東下戮此三豎申理
冤恥謝罪闕庭雖伏鑕赴鑊無恨於心伏願陛下遠尋
永初託付之旨近存元嘉奉戴之誠則微臣丹款猶有

可察臨表哽慨言不自盡太祖時已戒嚴諸軍相次進路尚書符荆州曰禍福無門逆順有數天道徵於影響人事鑒於前圖未有蹈義而福不延從惡而禍不至也故智計之士審取以立功守正之臣臨難以全節徐羡之傅亮謝晦安忍鴆殺獲罪於天名教所極政刑所取已遠暴四海宣於聖詔羡之父子亮及晦息電斷之初並即大憲復王室之讎攄義夫之憤國典澄明人神感悅三姓同罪既擒其二晦之室屬縲仆獄尸苟幽明所

怨孤根易拔以順討逆雖厚必崩然歸死難圖獸困則
噬是以爰整其旅用爲過防京師之衆天下雲集士練
兵精大號饗震使持節中領軍佷山縣開國侯到彦之
率羽林選士果勁二萬雲旍首路組甲曜川使持節散
騎常侍都督南徐兖之江北淮南青州徐州之淮陽下
邳琅邪東莞七郡諸軍事征北將軍南兖州刺史永脩
縣開國公檀道濟統勁銳武卒三萬戈船蔽江星言繼
發千帆俱舉萬棹遄征散騎常侍驍騎將軍段宏鐵馬

二千風驅電擊步自竟陵直至鄢郢又命征虜將軍雍州刺史劉粹控河陰之師衝其巢窟湘州刺史張劭提湘州之衆直據要害巴蜀杜荊門之險秦梁絶丹圻之逕雲網四合走伏路盡然後鑾輿効駕六軍鵬翔警蹕前驅五牛整旆雖以英布之氣彭寵之資登陴無名授兵誰御加以西土之人咸沐皇澤東吳將士懷本首丘必不自陷罪人之黨橫為亂亡之役置軍則魚潰嬰城則鳥散其埶然矣聖上慇懃哀愍其罪由晦士民何辜

是用一分前麾宣示朝旨符到其即共收擒晦身輕舟護送若已猖蹶先事阻衛宜飜然背亂相率歸朝頃大刑所加洪恩曠洽傅亮三息特蒙全宥晦同産以下羨之諸姪咸無所染況彼府州文武並列王職荷國榮任身雖在外乃心辰極夫轉禍貴速後機則凶遂使王師臨郊雷電皆至噬臍之恨亦將何及時益州刺史蕭摹之巴西太守劉道産被徵還始至江陵晦並繫縶沒其財貨以充軍資竟陵內史殷道鸞未之郡以為諮議參

軍以弟遜為冠軍竟陵内史總留任兄子世猷為建威將軍南平太守劉粹若至周超能破之者即以為龍驤將軍雍州刺史晦率二萬發自江陵舟艦列自江津至于破冢旍旆相照蔽奪日光晦乃歎曰恨不得以此為勤王之師自領湘州刺史以張卲為輔國將軍卲不受命晦檄京邑曰王室多故禍難薦臻營陽失德自絶宗廟廬陵王構閡有本屢被猜嫌且居喪失禮遐邇所具積怨犯上自貽非道羣后釋位爰登聖明亂之末乂職

有所係按車騎大將軍王弘侍中王曇首謬蒙時私叨竊權要弘於永初之始實荷不世之恩元嘉之讓自謂任遇浮淺進誣先皇委誠之寄退長嫌隙異同之端曇首往因使下訪以令上起居不能光揚令德彰於朝聽其言多誣故不具說王華賊亡之餘賞擢之次先帝常見訪逮庶有一分可取而華稟性凶猜多所忍害曩者縱人入城託疾辭事此都士庶咸所聞知以其所啟及上手答示宗叔獻又令宣告徐傅二公及周糾使下又

令見咨云欲自攬政事求離任還都幷令曇首具述此意又惠觀道人說外人告華及到彦之謀反不謂無之城内東將數日之内操戈相待華說數爲狄當所譖常不自安凡此諸事豈有忠誠實契若此者邪自以父亡道側情事與人外絶酒醴而宵飲是恣醜貌缺

凡厥士庶誰不側目又常歎宰相頓有數人是何憒憒規總威權不顧國典保祐皇家者罹屠戮之誅效勤社稷者致殲夷之禍縉紳之徒孰不忼慨遂矯違詔

旨遣到彦之蕭欣之輕舟見襲即日監利左尉露檄衆軍已至揚子雖以不武忝荷蕃任國家艱難悲憤兼集若使小人得志君子道消凡百有殄瘁之哀蒼生深横流之懼輒糾勒義徒繕治舟甲舳艫亘川駟介蔽野武夫鷙勇人百其誠今遣南蠻司馬寧遠將軍庾登之統參軍事建武將軍建平太守安泰宣威將軍昭弘宗參軍事宣威將軍王紹之等精鋭一萬前鋒致討南蠻參軍振武將軍魏像統參軍事宣威將軍陳珍虎旅二千

參軍事建威將軍新興太守賀愔甲卒三千相係取道南蠻參軍振威將軍郭卓鐵騎二千水步齊舉大軍三萬駱驛電邁行冠軍將軍竟陵內史河東太守謝邈建威將軍南平太守謝世猷驍勇一萬留守江陵分命參軍長寧太守竇應期步騎五千直出義陽司馬建威將軍行南義陽太守周超之統軍司馬振武將軍胡崇之精悍一萬北出高陽長無行參軍寧遠將軍朱濬之步騎五千西出雁塞同討劉粹並趨襄陽奇兵尚速指景

齊奮諸賢並同國恩情兼義烈今誠志士忘身之日義夫著績之秋見機而動望風而不待晷晦至江口到彥之巳到彭城洲庾登之據巴陵畏懦不敢進會霖雨連日參軍劉和之曰彼此共有雨耳檀征北尋至東軍方彊唯宜速戰登之恇怯使小將陳祐作大囊貯茅數千斛縣於颿檣云可以焚艦用火宜須晴以緩戰期晦然之遂停軍十五日乃攻蕭欣於彭城洲中兵參軍孔延秀率三千人進戰甚力欣於陳後擁楯自衛又委軍還

船於是大敗延秀又攻洲口栅隘之彦之退保隱圻晦又上表曰臣聞凶邪敗國先代成患讒竪亂朝異世齊禍故趙高矯逼秦氏用傾董卓階亂漢祚伊霍雖哲王罕世大明照臨未能使其漸弗興兹害不作姦臣王弘等竊弄威權興造禍亂遂與弟華内外影響同惡相成忌害忠賢圖希非望故司徒臣羨之左光禄大夫臣亮横被酷害并及臣門雖未知征北將軍臣道濟存亡不容獨免遂遣蕭欣到彦之等輕舟見襲姦偽之甚一至

於斯羨之及亮或宿德元臣姻婭皇極或任總文武位

班三事道濟職惟上將扞城是司皆受遇先朝棟梁一

代臣昔因時幸過蒙先眷內聞政事外經戎旅與羨之

亮等同被齒盼既經啟王基協濟大業爰自權輿暨于

揖讓誠積雖微仍見紀錄並蒙丹書之誓各受山河之

賞欲使與宋升降傳之無窮及聖體不豫穆卜無吉召

臣等四人同升御牀顧命領遺委以家國仰奉成旨俯

竭股肱忠貞不效期之以死但營陽悖德自絕於天社

稷之危憂在託付不有所廢將焉以興乃遠稽殷漢用
升聖德陛下順流乘傳不聽張武之疑入邸龍飛非俟
宋昌之議斯乃主臣相信天人合契九五當陽化形四
海羨之及亮内贊皇猷臣與道濟分翰于外普天之下
孰曰不宜遂蒙寵授來鎮此方分留弟姪以侍臺省到
任以來首尾三載雖形在遠外心係本朝事無大小動
皆咨啟八州之政罔一專輒尊上之心足貫幽顯陛下
遠述先旨申以婚姻大息世休復蒙引召是以去年送

女遣兒闓家俱下血誠如此未知所愧而凶狡無端妄生釁禍羡之內誅臣受外伐顧省諸懷不識何辜天聽遐邈陳訴靡由弘等既蒙寵任得侍左右自謂勢擅狐鼠理隔熏掘又以陛下富於春秋始覽政事欲馮陵恩幸闚望國權親從磐跱規自封殖不除臣等因得專權所以交結讒慝成是亂階又惟弘等所構當以營陽為言廬陵為臯又以臣等位高功同內外膠固陛下信其厚貌忘厥左道三至下機能不暫惑伏自尋省廢昏立

明事非爲己廬陵之事不由傍人内積蕭墻之釁外行
叔段之罰既制之有主臣何預焉然廬陵爲性輕險悌
順不足武皇臨崩亦有口詔比雖發自營陽實非國禍
至於羨之亮等周旋同體心腹内外政欲戮力皇家盡
忠報主若令臣等頗欲執權不專爲國初廢營陽陛下
在遠武皇之子尚有童幼擁以號令誰敢非之而泝流
三千虛館三月奉迎鸞駕以遵下武血心若斯易爲可
鑒且臣等奉事先朝十有七年並居顯要世稱恭謹不

圖一旦致茲釁罰夫周公大賢尚有流言之謗伯奇至孝不免譖愬之禍慈父非無情於仁子明君豈有志於貞臣姦邁所移勢回山岳況乃精誠微淺而望求信者哉詩不云乎讒人罔極交亂四國愷悌君子無信讒言陛下躬覽篇籍研覈是非釁兆之萌宜應深察臣竊懼王室小有皇甫之患大有閻樂之禍夙夜啟憂若無首領夫周道浸微桓文稱伐君側亂國趙鞅入誅況今凶禍滔天辰極危逼台輔拏戮岳牧傾陷臣才非絳侯安

漢是職人愧博陸厠奉遺旨國難既深家痛亦切輙簡
徒繕甲軍次巴陵蕭欣宭懾望風奔迸臣誠短劣在國
忘身仰憑社稷之靈俯厲義勇之氣將長驅電掃直入
石頭梟翦元凶誅夷首惡弔二公之寃魂寫私門之禍
痛然後分歸司寇甘赴鼎鑊雖死之日猶生之年伏惟
陛下德合乾元道侔玄極鑒凶禍之無端察貞亮之有
本回日月之照發霜電之威梟四凶於廟庭懸三監於
絳闕申二台之匪辜明兩藩之無罪上謝祖宗下告百

姓遣一乘之使賜咫尺之書臣便勒衆旋旗還保所任
須次近路尋復表聞初晦與徐羨之傅亮謀為自全之
計晦據上流而檀道濟鎮廣陵各有彊兵以制持朝廷
羨之亮於中秉權可得持久及太祖將行誅王華之徒
咸云道濟不可信太祖曰道濟止於脅從本非事主殺
害之事又所不關吾召而問之必異於是詔道濟入朝
援之以衆委之西討晦聞羨之等死謂道濟必不獨全
及聞率衆來上惶懼無計道濟既至與彥之軍合牽盤

緣岸晦始見艦數不多輕之不即出戰至晚因風帆上
前後連咽西人離阻無復鬬心臺軍至忌置洲尾列艦
過江晦大軍一時潰散晦夜出投巴陵得小船還江陵
初雍州刺史劉粹遣弟竟陵太守道濟與臺軍主沈敞
之襲江陵至沙橋周超率萬餘人與戰大破之俄而晦
敗問至晦至江陵無它處分惟愧謝周超而已超其夜
舍軍單舸詣到彦之降衆散略盡乃攜其弟遯兄子世
基等七騎北走遯肥壯不能騎馬晦每待之行不得速

至安陸延頭爲戍主光順之所執順之晦故吏也檻送京師於路作悲人道其詞曰悲人道兮悲人道之實難哀人道之多險傷人道之寡安懿華宗之冠胄固清流而遠源樹文德於庭户立操學於衡門應積善之餘祐當履福之所延何小子之凶放實招禍而作愆值革變之大運遭一顧於聖皇參謀猷於菽物贊帝制於宏綱出治戎於禁衛入關言於帷房分河山之珪組繼文武之龜章稟顧命於西殿受遺寄於御牀伊懦劣其無節

實懷此而不忘荷隆遇於先主欲報之於後王憂託付之無効懼愧言於存亡謂繼體其嗣業能增輝於前光居遏密之未幾越禮度而湎荒普天壤而殞氣必社稷之淪喪矧吾儕之體國實啟處而匪遑藉億兆之一志固昏極而明彰諒主尊而民宴信卜祚之無疆國既危而重構家已衰而載昌獲扶顛而休否冀世道之方康朝褒功以疏爵祇命服於西蕃奏簫管之嘈囋擁朱旗之赫煌臨八方以作鎮響文武之桓桓屬薄弱以為政

實忘食於日旰豈中甫之敢慕庶惟宋之屏翰甫逾歷
其三稔實周回其未再豈有慮於內缺其云
裁痛夾輔之二宰並加辟而靡貸哀弱息之從禍悲發
中而心痗伊荆漢之良彦逮文武之子民見忠貞而弗
亮覩理屈而莫申皆義概而同憤咸荷戈而競臻浮舳
艫之奕奕陳車騎之轔轔覯人和與師整謂茲兵其誰
陳庶亡魂之雪怨反涇渭於彝倫齊輕舟於江曲殄銳
敵其皆湮勒陸徒於白水寇無反於隻輪氣有捷而益

壯威既肅而彌振嗟時哉之不與迍風雨以踰旬我謀戰而不克彼繼奔其躡塵乏智勇之奇正忽孟明而是遵苟成敗其有數豈怨天而尤人恨矢石之未竭遂摧師而覆陳誠得喪之所遭固當之其無吝痛同懷之弱子橫遭罹之殃覺智未窮而事傾力未極而莫振誓同盡於鋒鏑我怯力而愆信愍弟姪之何辜實吾咎之所嬰謂九夷其可處思致免以全生詹性命之難遂乃窘紲於邊亭亦何忤於天地備艱危而是丁我聞之於昔

詰功彌高而身蹴霍邕刺而幸免卒傾宗而滅族周嘆
貴於獄吏終下蕃而靡鞠雖明德之大賢亦不免於殘
戮懷今惲而忍人忘向惠而莫復續無賞而震主將何
方以自牧非砌石之圜照孰違禍以取福著殷鑑於自
古豈獨歎於季叔能安親而揚名諒見稱於先哲保歸
全而終孝傷在余而皆缺辱歷世之平素忽盛滿而傾
滅惟烝嘗與灑掃痛一朝而永絕悶其誰而為之實孤
人之險戾畢有踰於丘山雖萬死其何雪羈角偃兮衡

閭親朋交兮平義雖殞尚兮不一隆分好兮情寄俱憚耕兮從禄覩世道兮艱詖規志局兮功名每謂之兮為易兮定諡兮闔棺慙明智兮昔議雖待盡兮為恥釁厚顏兮靡寘長揖兮數子謝爾兮明智百齡兮浮促終焉兮斟克卧盡兮斧斤理命兮同得世安彼兮非此豈曉分兮辨惑御莊生之達言請承風以為則周超既降到彥之以參府事劉粹遣參軍沈敞之告彥之沙橋之敗事由周超彥之乃執之先繫曬等猶未即戮於是與晦

遯兄子世基世猷及同黨庾登之孔延秀周超費恬賚應期蔣虔嚴千斯等並伏誅世基絢之子也有才氣臨死為連句詩曰偉哉橫海鱗壯矣垂天翼一旦失風水翻為螻蟻食晦續之曰功遂侔昔人保退無智力既涉太行險斯路信難陟晦死時年三十七庾登之殷道鸞何承天並皆原免初河東人商玄石為晦參軍晦為逆玄石密欲推西人庾田夫及到彥之從弟為主田夫等不敢許知玄石獨謀不立遂為晦領幢事既平恨本心

之不遂投水死太祖嘉之以其子懷福為衡陽王義季右軍參軍督護晦走左右皆棄之唯有延陵蓋追隨不舍太祖嘉之後以蓋為長沙王義欣鎮軍功曹督護

史臣曰謝晦坐璽封違謬遂免侍中斯有以見高祖之識治宰臣之稱職也夫拏戮所施事行重釁左黜或用義止輕愆輕愆物之所輕重釁人之所重故斧鉞希行於世黴簡日用於朝雖貴臣細故不以任隆弛法至乎下肅上尊用此道也自太祖臨務茲典稍違綱以疏行

法為恩息妨德害美抑此之由降及大明傾詖愈甚自非許竊深私陵犯密諱則左降之科不行於權戚若有身觸盛旨釁非國刑免書裁至弔客固望其門矣由是律無恒條上多弛行綱維不舉而綱目隨之所以吉人防著在微慎大由小蓋為此云

宋書卷四十四

宋書卷四十四考證

謝晦傳父重會稽王道子驃騎長史○重監本訛事今從晉書南史改正

領諸南蠻校尉荆州刺史○諸南史作護

行南義陽太守周超之○周監本訛王今改正

史臣論自非許竊深私陵犯密諱○許一本作許

宋書卷四十四考證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宋書卷四十五至九

詳校官編修臣李潢

洗馬臣王坦修覆勘

覆校官助教臣金學詩

校對官助教臣黄昌禔

謄録監生臣羅翽遠

宋書卷四十五

梁 沈約 撰

列傳第五

王鎮惡 檀韶 向靖 劉懷慎 劉粹

王鎮惡北海劇人也祖猛字景略苻堅僭號關中猛為將相有文武才北土重之父休為河東太守鎮惡以五月五日生家人以俗忌欲令出繼疎宗猛見奇之曰此

非常兒昔孟嘗君惡日生而相齊是兒亦將興吾門矣故名之為鎮惡年十三而苻氏敗亡關中擾亂流寓崤澠之間嘗寄食澠池人李方家方善遇之謂方曰若遭遇英雄主要取萬户侯當厚相報方答曰君丞相孫人才如此何患不富貴至時願見用為本縣令足矣後隨叔父曜歸晉客居荆州頗讀諸子兵書論軍國大事騎乘非所長關弓亦甚弱而意略縱横果決能斷廣固之役或薦鎮惡於高祖時鎮惡為天門臨澧令即遣召之

既至與語甚異焉因留宿明旦謂諸佐曰鎮惡王猛之孫所謂將門有將也即以為青州治中從事史行參中軍太尉軍事署前部賊曹拒盧循於查浦屢戰有功封博陸縣五等子高祖謀討劉毅鎮惡曰公若有事西楚請賜給百舸為前驅義熙八年劉毅有疾求遣從弟兗州刺史藩為副貳高祖偽許之九月大軍西討轉鎮惡參軍事加振武將軍高祖至姑熟遣鎮惡率龍驤將軍蒯恩百舸前發其月二十九日也戒之曰若賊知吾上

比軍至亦當少日耳政當岸上作軍未辦便下船也卿至彼深加籌量可擊便燒其船艦且浮舸水側以待吾至慰勞百姓宣揚詔旨并赦文及吾與衛軍府文武書罪止一人其餘一無所問若賊都不知消息未有備妨可襲便襲今去但云劉兖州上鎮惡受命便晝夜兼行於鸚洲尋陽河口巴陵守風凡四日十月二十二日至豫章口去江陵城二十里自鎮惡進路揚聲劉兖州上毅謂為信然不知見襲鎮惡自豫章口捨船步上蒯恩

軍在前鎮惡次之舸留一二人對舸岸上豎六七旗下輒安一鼓語所留人計我將至城便長嚴令後有大軍狀又分隊在後令燒江津船艦鎮惡逕前襲城語前軍若有問者但云劉兗州至津戍及百姓皆言劉藩實上晏然不疑未至城五六里逢毅要將朱顯之與十許騎步從者數十欲出江津問是何人答云劉兗州至顯之馳前問藩在所答云在後顯之既見軍不見藩而見軍人擔彭排戰具望見江津船艦已被燒烟焰張天而鼓

嚴之聲甚盛知非藩上便躍馬馳去告毅外有大軍似從下上垂已至城江津船悉被火燒矣行令閉諸城門鎮惡亦馳進軍人緣城得入門猶未及下關因得開大城東門大城内毅凡有八隊帶甲千餘已得戒嚴蒯恩入東門便北回擊射堂前攻金城東門鎮惡入東門便直擊金城西門軍分攻金城内東從舊將猶有六隊千餘人西將及能細直吏快手復有二千餘人食時就鬭至中晡西人退散及歸降略盡鎮惡入城便因風放火

燒大城南門及東門又遣人以詔及赦文并高祖手書凡三函示毅毅皆燒不視金城內亦未信高祖自來有王桓者家在江陵昔手斬桓謙爲高祖所賞拔常在左右求還西迎家至是率十餘人助鎮惡戰下晡間於金城東門北三十步鑿城作一穴桓便先衆入穴鎮惡自後繼之隨者稍多因短兵接戰鎮惡軍人與毅東將或有是父兄子弟中表親親者鎮惡令且鬬且共語衆並知高祖自來人情離懈一更許聽事前陣散潰斬義勇

將趙蔡殺左右兵猶閉東西閤拒戰鎮惡慮闇夜自相傷犯乃引軍出繞金城開其南面以為退路殺慮南有伏兵二更中率左右三百許人開北門突出初殺常所乘馬在城外不得入倉卒無馬殺便就予肅民取馬肅民不與朱顯之謂曰人取汝父而惜馬不與汝今自走欲何之奪馬以授殺初出政值鎮惡軍衝之不得去回衝蒯恩軍軍人鬬已一日疲倦殺得從大城東門出奔牛牧佛寺自縊死鎮惡身被五箭射鎮惡手所執矟於

手中破折江陵平後二十日大軍方至署中兵出為安遠護軍武陵內史以討劉毅功封漢壽縣子食邑五百户蠻帥向博抵根據阮頭屢為凶暴鎮惡討平之初行告刺史司馬休之求遣軍以為聲援休之遣其將朱襄領衆助鎮惡會高祖西討休之鎮惡乃告諸將曰百姓皆知官軍已上朱襄等復是一賊表裏受敵吾事敗矣乃率軍夜下江水迅急倏忽行數百里直據都尉治既至乃以竹籠盛石堙塞水道襄軍下夾岸擊之斬襄首

殺千餘人鎮惡性貪既破襄因停軍抄掠諸蠻不時反及至江陵休之已平高祖怒不時見之鎮惡笑曰但令我一見公無憂矣高祖尋登城喚鎮惡鎮惡為人彊辯有口機隨宜酬應高祖乃釋休之及魯宗之奔襄陽鎮惡統舸恩諸軍水路追之休之等奔羌鎮惡追躡盡境而還除游擊將軍十二年高祖將北伐轉鎮惡為咨議參軍行龍驤將軍領前鋒將發前將軍劉穆之見鎮惡於積弩堂謂之曰公愍此遺黎志蕩逋逆昔晉文王委

伐蜀於鄧艾今亦委卿以關中想勉建大功勿孤此授
鎮惡曰不尅咸陽誓不復濟江而還也鎮惡入賊境戰
無不捷邵陵許昌望風奔散破虎牢及栢谷塢斬賊帥
趙玄軍次洛陽偽陳留公姚洸歸順進次澠池造故人
李方家升堂見母厚加酬賚即版授方為澠池令遣司
馬毛德祖攻偽弘農太守尹雅於蠡城生擒之仍行弘
農太守方軌長驅徑據潼關偽大將軍姚紹率大衆拒
嶮深溝高壘以自固鎮惡懸軍遠入轉輸不充與賊相

持久將士乏食乃親到弘農督上民租百姓競送義粟軍食復振初高祖與鎮惡等期若尅洛陽須大軍至未可輕前既而鎮惡等逕向潼關為紹所拒不得進而軍又乏食馳告高祖求遣糧援時高祖沿河索虜屯據河岸軍不得前高祖呼所遣人開舫北戶指河上虜示之曰我語令勿進而輕佻深入岸上如此何由得遣軍鎮惡既得義租紹又病死偽撫軍姚讚代紹守險衆力猶盛高祖至湖城讚引退大軍次潼關謀進取之計鎮惡

請率水軍自河入渭偽鎮北將軍姚彊屯兵涇上鎮惡遣毛德祖擊破之直至渭橋鎮惡所乘皆蒙衝小艦行船者悉在艦內羌見艦泝渭而進艦外不見有乘行船人北土素無舟檝莫不驚惋咸謂為神鎮惡既至令將士食畢便棄船登岸渭水流急倏忽間諸艦悉逐流去時姚泓屯軍在長安城下猶數萬人鎮惡撫慰士卒曰卿諸人並家在江南此是長安城北門外去家萬里而舫乘衣糧並已逐流去豈復有求生之計邪唯宜死戰

可以立大功不然則無遺類矣乃身先士卒衆亦知無復退路莫不騰踊爭先泓衆一時奔潰即陷長安城泓挺身逃走明日率妻子歸降城内夷晉六萬餘户鎮惡宣揚國恩撫慰初附號令嚴肅百姓安堵高祖將至鎮惡於灞上奉迎高祖勞之曰成吾霸業者真卿也鎮惡再拜謝曰此明公之威諸將之力鎮惡何功之有焉高祖笑曰卿欲學馮異也是時關中豐全倉庫殷積鎮惡極意收斂子女玉帛不可勝計高祖以其功大不問也

進號征虜將軍時有白高祖以鎮惡既克長安藏姚泓偽輦為有異志高祖密遣人覘輦所在泓輦飾以金銀鎮惡悉剔取而棄輦於垣側高祖聞之乃安高祖留第二子桂陽公義真為安西將軍雍秦二州刺史鎮長安鎮惡以本號領安西司馬馮翊太守委以扞禦之任時西虜佛佛彊盛姚興世侵擾北邊破軍殺將非一高祖既至長安佛佛畏憚不敢動及大軍東還便寇逼北地義真遣中兵參軍沈田子距之虜甚盛田子屯劉回堡

遣使還報鎮惡鎮惡對田子使謂長史王脩曰公以十歲兒付吾等當各思竭力而擁兵不進寇虜何由得平使還具說鎮惡言田子素與鎮惡不協至是益激怒二人常有相圖志彼此每相防疑鎮惡率軍出北地為田子所殺事在序傳時年四十六田子又於鎮惡營内殺鎮惡兄基弟鴻遵淵及從弟昭朗弘凡七人是歲十四年正月十五日也高祖表曰故安西司馬征虜將軍王鎮惡志節亮直機略明舉自策名州府屢著誠績荆南

逋釁執據上流難興彊蕃憂兼內侮鎮惡輕舟先邁神兵電臨旰食之虞一朝霧散及王師西伐有事中原長驅洛陽肅清湖陜入渭之捷指麾無前遂廓定咸陽俘執偽后克成之効莫與爲疇實干城所寄國之方召也近北虜遊魂寇掠渭北統率衆軍躍威撲討賊既還奔還次涇上故龍驤將軍沈田子忽發狂易奄加刃害忠勲未究受禍不圖痛惜兼至悼無已伏惟聖懷爲之傷惻田子狂悖即已備憲鎮惡誠著艱難勲叅前烈殊

績未酬宜蒙追寵頒敕有司議其褒贈於是追贈左將軍青州刺史高祖受命追封龍陽縣侯食邑千五百戶謚曰壯侯配食高祖廟廷子靈福嗣位至南平王鑠右軍諮議參軍靈福卒子述祖嗣述祖卒子敞嗣齊受禪國除鎮惡弟康留關中及高祖北伐鎮惡為前鋒康逃匿田舍鎮惡次潼關康將家奔之高祖板為彭城公前將軍行參軍鎮惡被害康逃藏得免攜家出洛陽到彭城歸高祖即以康為相國行參軍求還洛陽視母尋值

關陜不守康與長安徙民張旰醜劉雲等唱集義徒得百許人驅率邑郭僑户七百餘家共保金墉城為守戰之備時有一人邵平率部曲及并州乞活一千餘户屯城南迎亡命司馬文榮為主又有亡命司馬道恭自東垣率三千人屯城西亡命司馬順明五千人屯陵雲臺順明遣刺殺文榮平復推順明為主又有司馬楚之屯柏谷塢索虜野坂戍主黒矟公遊騎在芒上攻逼交至康堅守六旬宋臺建除康寧朔將軍河東太守遣龍驤

將軍姜缺率軍救之諸亡命並各奔散高祖嘉康節封西平縣男食邑三百户進號龍驤將軍迎康家還京邑勸課農桑百姓甚親賴之永初元年卒金墉時年四十九葬於偃師城西追贈輔國將軍無子以兄河西太守基子天祐嗣當太祖元嘉二十七年隨劉康祖伐索虜敗沒子懷祖嗣

檀韶字令孫高平金鄉人也世居京口初辟本州從事西曹主簿輔國司馬高祖建義韶及弟祗道濟等從平

京城行參高祖建武將軍事都邑既平為鎮軍將軍加寧遠將軍東海太守進號建武將軍遷龍驤將軍秦郡太守北陳留内史以平桓玄功封巴丘縣侯食邑五百户復參車騎將軍事加龍驤將軍遷騎將中軍諮議參軍加寧朔將軍從征廣固率向彌胡藩等五十人攻臨朐城克之及圍廣固慕容超夜燒樓當韶圍分降號横野將軍城陷之日韶率所領先登領北琅邪太守進號寧朔將軍琅邪内史從討盧循於左里又有戰功并論

廣固功更封宜陽縣侯食邑七百户降先封一等為伯減户之半二百五十户賜祗子臻坐六門内乘輿白衣領職義熙七年號輔國將軍八年丁母憂起為冠軍將軍明年復為琅邪内史淮南太守將軍如故鎮姑熟尋進號左將軍領本州大中正十二年遷督江州豫州之西陽新蔡二郡諸軍事江州刺史將軍如故有罪免官高祖受命以佐命功增八百户并前千五百户詔嗜酒貪横所莅無績上嘉其合門從義弟道濟又有大功故

特見寵授永初二年卒於京邑時年五十六追贈安南將軍加散騎常侍子緒嗣緒卒無子國除祗子臻臻卒子遐嗣齊受禪國除祗弟道濟並别有傳

向靖字奉仁小字彌河内山陽人也名與高祖祖同改稱小字世居京口與高祖少舊從平京城參建武軍事進平京邑板參鎮軍軍事加寧遠將軍京邑雖平而羣寇互起彌與劉藩孟龍符征破桓歆桓石康石綏於白茅攻壽陽剋之義熙三年遷建武將軍秦郡太守北陳留

内史戍堂邑以平京城功封山陽縣五等侯從征鮮卑大戰於臨朐累月不決彌與檀韶等分軍自間道攻臨朐城彌擐甲先登即時潰陷斬其牙旗賊遂奔走攻拔廣固彌又先登盧循屯據蔡洲以親黨阮賜為豫州刺史攻逼姑孰彌率譙國内史趙恢討之時輔國將軍毛脩之戍姑孰告急續至彌爲行進討破賜收其輜重除中軍諮議參軍將軍如故盧循退走高祖南征彌為前鋒於南陵雷池左里三戰並大捷軍還除太尉諮議參

軍下邳太守將軍如故八年轉遊擊將軍尋督馬頭淮西諸郡軍事龍驤將軍鎮蠻護軍安豐汝陰二郡太守梁國內史戍壽陽以平廣固盧循功封安南縣男食邑五百戶十年遷冠軍將軍高陽內史臨淮太守領石頭戍事高祖西伐司馬休之以彌為吳興太守將軍如故明年高祖北伐彌以本號侍從留戍碻磝進屯石門栢谷遷督北青州諸軍事北青州刺史將軍如故高祖受命以佐命功封曲江縣侯食邑千戶遷太子左衛率加

散騎常侍二年卒官時年五十九追贈前將軍彌治身儉約不營室宇無園田商貨之業時人稱之子植嗣多過失不受母訓奪爵更以植次弟楂紹封又坐殺人國除植弟柳字玄季有學義才能立身方雅無所推先諸盛流並容之太尉衣淑司空徐湛之東揚州刺史顔立皆與友善歴始興王濬征北中兵參軍始興內史南康相臧質為逆召柳至尋陽與之俱下質敗歸降下獄死彌弟劭永初中為宣城太守劭弟子亮以私忿殺彌妻

施氏託云奴客所殺劭輒於墓所殺亮及彌妾並奴婢七八人匿不聞官為有司所奏詔無所問元嘉初卒於義興太守

劉懷慎彭城人左將軍懷肅弟也少謹慎質直始參高祖鎮軍騎將軍事振威將軍彭城內史從征鮮卑每戰必身先士卒及克廣固懷慎率所領先登從高祖拒盧循於石頭屢戰克捷加輔國將軍義熙八年以本號監北徐州諸軍事鎮彭城尋加徐州刺史為政嚴猛境內

震肅九年亡命王靈秀為寇討平之十一年進北中郎將以平廣固盧循功封南城縣男食邑五百戶十三年高祖北伐以為中領軍征虜將軍衛輦轂坐府中相殺免官雖名位轉優而恭恪愈至每所之造位任不踰已者皆束帶門外下車其謹退類如此宋臺立召為五兵尚書仍督江北淮南諸軍前將軍南晉州刺史復徵為度支尚書加散騎常侍高祖還都壽春留懷慎督北徐兗青淮北諸軍事中軍將軍徐州刺史以亡命入廣陵

城降號征虜將軍永初元年以佐命功進爵為侯增邑千户進號平北將軍徵為五兵尚書加散騎常侍光祿大夫景平元年遷護軍將軍常侍如故特賜班於宗族家無餘財二年卒時年六十一追贈撫軍諡曰肅侯子德願嗣世祖大明初為游擊將軍領石頭戍事坐受賈客韓佛智貨下獄奪爵土後復為秦郡太守德願性麤率為世祖所狎侮上寵姬殷貴妃薨葬畢數與羣臣至殷墓謂德願曰卿哭貴妃若悲當加厚賞德願應聲便

號慟撫膺擗踊涕泗交流上甚悅以為豫州刺史又令醫術人羊志哭殷氏志亦嗚咽他日有問志卿那得此副急淚志時新喪愛姬答曰我爾時自哭亡妾耳志滑稽善為諧謔上亦愛狎之德願善御車嘗立兩柱使其中劣通車軸乃於百餘步上振轡長驅未至數尺打牛奔從柱間直過其精如此孝武聞其能為之乘畫輪車幸太宰江夏王義恭第德願岸著籠冠短朱衣執轡進止甚有容狀永光中為廷尉與柳元景厚善元景敗下

獄誅懷愼庶長子榮祖少好騎射爲武帝所知及盧循攻逼時賊乘小艦入淮拔栅武帝宣令三軍不得輒射賊榮祖不勝憤怒冒禁射之所中應弦而倒帝益奇焉以戰功參太尉軍事從討司馬休之彭城内史徐逵之敗沒諸將意沮榮祖請戰愈厲高祖乃解所著鎧以授之榮祖率所領陷陣身被數創會賊破走加振威將軍尋參世子征虜軍事領遂成令高祖北伐轉鎮西中兵參軍寧遠將軍水軍入河與朱超石大破索虜於半城

又攻劉度壘克之高祖大饗戰士謂榮祖曰卿以寡克衆攻無堅城雖古名將何以過此轉為太尉中兵參軍加建威將軍既破長安姚泓女壻徐衆幸其餘衆連營叛走榮祖與檀道濟等攻營破之斬首擒馘不可稱計十四年除彭城内史又補相國參軍其年遣榮祖還都為世子中兵參軍永初元年除越騎校尉尋轉右軍將軍索虜南寇司州刺史毛德祖陷没榮祖時居父艱起為輔國將軍追論半城之功賜爵都鄉侯榮祖為人輕

財貴義善撫將士然性偏險褊隘頗失士君子之心領
軍將軍謝晦深接待之廢立之際要榮祖固辭獲免及
晦出鎮荆楚欲請為南蠻校尉榮祖又固止之其年冬
卒德願弟興祖青州刺史懷慎弟懷默冠軍將軍江夏
内史太中大夫懷默子道球巴東建平二郡太守道球
弟孫登武陵内史孫登子亮世祖大明中為武康令時
境内多盜鑄錢亮掩討無不禽所殺以千數太宗泰始
初為巴陵王休若鎮東中兵參軍北伐南討功冠諸將

封順陽縣侯食邑六百戶歷黃門郎梁益二州刺史在任廉儉不營財貨所餘公祿悉以還官太宗嘉之下詔褒美亮在梁州忽服食修道欲致長生迎武當山道士孫道胤令合仙藥至益州泰豫元年藥始成而未出火毒孫不聽亮服亮苦欲服平旦開城門取井華水服至食鼓後心動如刺中間便絶後人逢見乘白馬將數十人出關西行共語分明此乃道家所謂尸解者也追贈冠軍將軍謚曰剛侯孫登弟道隆元嘉二十二年為盧

江太守世祖舉義棄郡來奔以補南中郎參軍事加龍驤將軍時世祖分麾下以爲三幢道隆與中兵參軍王謙之馬文恭各領其一大明中歷黄門侍郎徐青冀三州刺史前廢帝景和中以爲右衛將軍永昌縣侯食邑五百户委以腹心之任泰始初爲太宗盡力遷衛將軍中護軍尋賜死事在建安王休仁傳王謙之字休光琅邪臨沂人晉司州刺史胡之曾孫也世祖初歷驍騎將軍御史中丞吳興太守以南下之功封石陽縣子食邑

五百户大明三年卒贈前將軍謚曰肅子應之嗣大明末為衡陽内史晉安王子勛反應之起義拒湘州行事何慧文為慧文所殺事在鄧琬傳追贈侍中應之弟雲之順帝昇明中貴達馬文恭扶風人也亦以功封泉陵縣子食邑五百户世祖即位為遊擊將軍頃之卒

劉粹字道沖沛郡蕭人也祖恢持節監河中軍事征虜將軍粹家在京口少有志幹初為州從事高祖克京城參建武軍事從平京邑轉參鎮軍事尋加建武將軍沛

郡太守又領下邳太守復為車騎中軍參軍從征廣固戰功居多以義功封西安縣五等侯軍還轉中軍諮議參軍盧循逼京邑京口任重太祖時年四歲高祖使粹奉太祖鎮京城轉游擊將軍遷建威將軍江夏相衛將軍毅粹族兄也粹盡心高祖不與毅同高祖欲謀毅衆並疑粹在夏口高祖愈信之及大軍至粹竭其誠力事平封灄縣男食邑五百户母憂去職俄而高祖討司馬休之起粹為寧朔將軍竟陵太守統水軍入河明年進

號輔國將軍遷相國右司馬侍中中軍司馬冠軍將軍
遷左衛將軍永初元年以佐命功改封建安縣侯食邑
千户二年以役使監吏免官尋督江北淮南郡事征虜
將軍廣陵太守三年以本號督豫司雍并四州南豫州
之梁郡弋陽馬頭三郡諸軍事豫州刺史領梁郡太守
鎮壽陽治有政績少帝景平二年譙郡流離六十餘家
叛没虜趙炅秦剛等六家悔倍還投陳留襄邑縣頓謀
等村粹遣將苑縱夫討叛户不及因誅殺謀等三十家

男丁一百三十七人女弱一百六十二口收付作部粹坐貶號為寧朔將軍時索虜南寇粹遣將軍李德元襲許昌殺偽頴川太守庾龍於是陳留人董邈自稱小黄盟主斬偽征虜將軍廣州刺史司馬世賢傳首京都太祖即位遷使持節督雍梁南北秦四州荆州之南陽竟陵順陽襄陽新野隨六郡諸軍事征虜將軍領寧蠻校尉雍州刺史襄陽新野二郡太守在任簡役愛民罷諸沙門二千餘人以補府史元嘉三年討謝晦遣粹弟車

騎從事中郎道濟龍驤將軍沈敞之就粹自陸道向江陵粹以道濟行竟陵內史與敞之及南陽太守沈道興步騎至沙橋爲晦司馬周超所敗士衆傷死者過半降號寧朔將軍初晦與粹厚善以粹子曠之爲參軍粹受命南討一無所顧太祖以此嘉之晦遣送曠之還粹亦不害也明年粹卒時年五十三追贈安北將軍持節本官如故曠之嗣官至晉熙太守曠之卒子琛嗣琛卒無子國除琛弟亮順帝昇明末尚書駕部郎粹庶長子懷

之爲臨川內史與臧質同逆伏誅粹弟道濟尚書起部郎王弘車騎從事中郎江夏王義恭撫軍司馬河東太守仍遷振武將軍益州刺史長史費謙別駕張熙參軍楊德年等並聚斂興利而道濟委任之傷政害民民皆怨毒太祖聞之與道濟詔戒之曰聞卿在任未盡清省又頗爲殖貨若萬有一此必宜改之比傳人情不政緝諧當以法御下深思自警以副本望道濟雖奉此旨政化如初有司馬飛龍者自稱晉之宗室晉末走仇池元

嘉九年閒道濟綏撫失和遂自仇池入綿竹崩動羣小
得千餘人破巴興縣殺令王貞之進攻陰平陰平太守
沈法興焚城道走道濟遣軍擊飛龍斬之初道濟以五
城人帛氏奴梁顯為參軍督護費謙固執不與遠方商
人多至蜀土資貨或有直數百萬者謙等限布絲綿各
不得過五十斤馬無善惡限蜀錢二萬府又立冶一斷
私民鼓鑄而貴賣鐵器商旅吁嗟百姓咸欲為亂氐奴
既懷恚忿因聚黨為賊盜其年七月道濟遣羅習為五

城令氐奴等謀曰羅令是使君腹心而卿猶有作賊盜不止者一旦發露則為禍不測宜結要誓共相禁檢乃殺牛盟誓俄而氐奴及趙廣等唱曰官禁殺牛而村中公違法禁脫使羅令白使君疑吾徒更欲作賊則無餘類矣因詐言司馬殿下猶在陽泉山中若能共建大事則功名可立不然立滅不久衆既樂亂因相率從之得數千人復向廣漢道濟遣參軍程展會治中李抗之五百人擊之並為所殺賊於是逕向涪城巴西人唐頻聚

衆應之寧遠將軍巴西梓潼二郡太守王懷業再遣軍拒之戰敗失利懷業及司馬南漢中太守韋處伯並棄城走涪陵太守阮惠江陽太守杜玄起遂寧太守馮遷聞涪城不守並委郡出奔蜀土僑舊翕然並反道濟惶懼乃免吳兵三十六營以為平民分立宋興宋寧二郡又招集商賈及免道俗奴僮東西勝兵可有四千人賊衆數萬屯城西及城北道濟嬰城自守趙廣本以譎詐聚兵頓兵城下不見飛龍各欲分散廣懼乃將三千人

及羽儀詐其衆云迎飛龍至陽泉寺中謂道人程道養曰但自言是飛龍則坐享富貴若不從即日便斬頭道養惶怖許諾道養枹罕人也廣改名為龍興號為蜀王車騎大將軍益梁二州牧建號泰始元年備置百官以道養弟道助為驃騎將軍長沙王鎮涪城廣自號鎮軍帛氏奴征虜將軍梁顯鎮北將軍同黨大帥張寧秦州刺史嚴遐前將軍奉道養還成都衆十餘萬四面圍城就道濟索費謙張熙曰但送此人來我等自不復作賊

道濟遣中兵參軍裴方明任浪之各將千餘人出西門戰皆失利十一月方明等復出戰破賊營焚其積聚賊黨江陽人楊孟子領千餘人屯城南道濟參軍梁儁之統南樓屢與孟子交言因投書曉以禍福要使入城孟子許諾入見道濟道濟大喜即板為主簿遣子為任克期討賊趙廣知其謀孟子懼將所領奔晉原晉原太守文仲興拾合得二千餘人與孟子并力自固廣遣同黨表玄子攻晉原為仲興所殺廣又遣帛氐奴攻之連戰

仲興軍敗及孟子竝死方明復出東門破賊三營斬首數百級賊雖敗已復還合方明復偽出北門仍回軍擊城東大營殺千餘人斬偽僕射蔡滔時天大霧方明等復揚聲出東門而潛自北門出攻城北城西諸營賊衆大潰於是奔散道養收合得七千人還廣漢趙廣以別卒五千餘人還涪城初别駕張熙説道濟令糶太倉穀賊以九月末圍城至十二月末禀米便盡方明將二千人出城求食為賊所敗匹馬獨還賊因追之衆復大集

方明夜於城西縋上道濟為設食饋不能飡唯泣涕而已道濟時有疾已篤自力慰勉之曰卿非大丈夫小敗何苦賊勢既衰臺兵垂至但令卿還何憂於賊即減左右數十人配之賊城外云方明已死可來取喪城中大恐道濟夜列炬火方明自出衆見之乃安道濟悉出財物於北射堂令方明募人時城中或傳道濟已亡莫有至者梁儁之說道濟曰將軍氣息綿綿而外論互有同異今軍師屢敗妖寇未殄若一旦不虞則危禍立至宜

稱小損聽左右給使整出不然敗矣道濟從之即與左右三十餘人告之曰吾疾久汝等扶侍疲勞今既小損各聽歸家休息與復還給使既出其父兄皆問使君亡來幾日子弟皆言君漸差誰言亡者傳相告語城內乃安由是應募者一日千餘人十年正月賊衆大至攻逼成都道濟卒梁儁之與方明等及其故舊門生數人共埋尸於後齋使書與道濟相似者為教命酬答籤疏不異常日故雖母妻不知也二月道養於毀金橋升壇郊

天方就柴燎方明將三千人出擊之賊列陣營前死戰日夕乃大敗臨陣斬僞征虜將軍趙石之等八百餘級道養等退保廣漢是月平西將軍臨川王義慶以揚武將軍巴東太守周籍之即本號督巴西梓潼宕渠遂寧巴郡五郡諸軍事巴西梓潼二郡太守率平西參軍費淡龍驤將軍羅猛二千人援成都廣等屯據廣漢分守郫川連營百數處處屯結籍之與方明及費淡等攻郫尅之廣等退據郡城傍竹自固羅猛率隊主王旰等并

力追討張尋自涪城率衆二萬來助廣等方明淡斬竹開逕邀之戰敗退還郫縣廣等又移營屯菁竿橋方明等破其六營乘勝追奔逕至廣漢廣等走還涪及五城四月十日發道濟喪五月方進軍向涪城張尋唐頻渡水拒戰方明擊破之生擒僞驃騎將軍雍秦二州刺史司馬龍伸斬之龍伸道助也州吏嚴道度斬嚴遐首廣等並奔散涪蜀皆平俄而張尋攻破陰平復與道養合帛氐奴攻廣漢費淡督將軍种松等與戰斬其梁州刺

史杜承等百餘級九月益州刺史甄法崇至成都誅費
謙之道濟喪及方明等並東反道養等領二千餘家逃
於郪山其餘羣賊亦各擁户藏竄出為寇盜不絶十三
年六月太祖遣寧朔將軍蕭汪之統軍討之軍次郪口
帛氏奴斬偽衛將軍司馬飛燕歸降汪之擊破道養道
養還入郪山十四年四月趙廣張尋梁顯各率部曲歸
降偽輔國將軍王道恩斬道養送首餘黨悉平遷趙廣
張尋等於京師十六年廣尋復與國山令司馬敬琳謀

反伏誅先是道濟振武司馬蜀郡太守任薈之雖不任
軍事事寧以為正員郎裴方明虎賁中郎將仍為義慶
平西中兵參軍龍驤將軍河東太守費淡太子屯騎校
尉周籍之後為益州刺史粹族弟損字子騫衛將軍毅
從父弟也父鎮之字仲德以毅貴歷顯位閑居京口未
嘗應召常謂毅汝必破我家毅甚憚之每還京未嘗敢
以羽儀入從入鎮之門左光祿大夫徵不就元嘉二年
年九十餘卒於家損元嘉中歷職義興太守東土殘饑

太祖遣揚州治中沈演之東入賑卹以損綏撫有方稱為良守官至吳郡太守追贈太常

史臣曰帝王受命自非以功靜亂以德濟民則其道莫由也自三代以來醇風稍薄成功濟務尊出權道雖復負扆南面比號軒犧莫不自謝王風率由霸德高祖崛起布衣非藉民譽義無曹公英傑之響又闕晉氏輔魏之基一旦驅烏合不崇朝而制國命功雖有餘而德未足也是故王謐以內懼流奔王綏以外侮成釁若非樹

奇功於難立震大威於四海則不能成配天之業一異同之心義熙以後大功仍建自桓温矜旆所臨莫不獻珍受朔及金墉請吏元勲將舉九命之禮既行代終之符已及方復覬兵函渭用師天險獨克之舉振古難稱若使閉門反政寘兵散地後敗責其前功一青虧其盛業豈復得以黄屋朱户為衰晉之貞臣乎及其靈威薄震重關莫守故知英筭所苞先勝而後戰也王鎮惡推鋒直指前無强陳為宋方叔壯矣哉

宋書卷四十五

宋書卷四十五考證

劉懷慎傳宋臺立召為五兵尚書仍督江北淮南諸軍前將軍南晉州刺史○臣承蒼按州郡志無南晉州晉字疑誤

宋書卷四十五考證